

骨肉之親

中秋過後，重陽佳節又翩然滋至。北美的天氣，和南國大致相同。有些地區已是歐陽修筆下的「聞有聲自西南來者，初淅瀝以蕭颯，忽奔騰而澎湃，而風雨驟至。」正是「滿城風雨近重陽」的景象了。我沒有想過黃仲則所吟的「全家都在秋風裏，九月衣裳未剪裁」的實際生活問題；卻想起李陵答蘇武書的真情實景：「涼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夜不能寐，側耳遠聽，胡笳互動，牧馬悲鳴……」其淒愴悲切，不忍再思！蘇子卿牧羊胡地十九年，雖然「子歸受榮」，卻已「老母終堂，生妻去帷！」由此而想到華僑羣中，不少是被迫離鄉去國，已三十五、六年了！我也因夜寐不成，便記起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：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；遙知兄弟登高處，偏插茱萸少一人！」於是推襟而起，亮燈三讀，不禁慨然長歎，惘然若有所失！

誰無父母？他們昊天罔極的大恩，還未圖報；

誰無丈夫（或妻子）？為甚麼妻離夫別而至欲會無由；

誰無兄弟？到如今已雁行折翼，手足情斷；

誰無戚友？早已天南地北，勞燕分飛，而音訊杳然！

兒女呢？他們牙牙學語期中，已不知生父生母何在，過著無父何怙、無母何恃的淒涼歲月！此日「洛陽城外見秋風，欲作家書意萬重。」又怎能寫盡心中的悲傷、苦悶和翹企的心境呢！

我們這羣異鄉異客的可憐人，當此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之重陽佳節中，能不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麼？--想到父母、夫或妻、兄弟、戚友、兒女和所有的親人，他們早已無高可登，登也不能避災免難，也無茱萸可插，插也不能祛穢禳治邪了！「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」目前正是橙黃橘綠之候，我縱使歸去，敢信是「恍如隔世」，而「訪舊半為鬼」了！時耶，命耶，運耶，是我們中國人命裏註定的麼？天災乎？人禍乎？問天，天不應。呼地，地不聞。思之復思之，百思而不得其解。

得天下之道

古語有云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」意釋是 -- 普天之下全世界所有的中國同胞，都是兄弟一樣的情同手足、親如骨肉。我們稱為「同胞」，就是同一胞胎所生，那麼，非兄弟而何？我們是中國的國民，中國的人民，孫中山先生說國家之要素有三：土地、主權及人

民。我國有十億以上的人民，假使真是這個數字的人民，則不富強盛大，就無理由了。但又假如，十億不是人民而是機器，則國家不是國家，只是一個大機器廠而已，又有甚麼富強盛大之可言呢？孟子所謂：「民為貴，君為輕，社稷次之。」國家的主權，是指對外、對內的政治問題，主權是為君，也是為民的，如果主權只適宜於君不適宜於民，那就非修改不可。因為這是政治的大前題。如果硬要將不適宜的政治加於人民，強迫接受，順之者生，逆之者亡，這就國不成國，民不是民了。甚麼是適宜人民的政治？就是能保障他們的生命、財產和自由。-- 這是人民很正確的願望和要求。孟子又說過：「桀、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.....」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」「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；如有不嗜殺人者，則天下之民，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，民歸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之？」這些話可說是天經地義，執政者不會不知，只是為甚麼不執行而已！

我見過不少人，老的少的賢愚不肖的都有，不惜冒險犯難，越嶺泅水，從鐵幕逃到自由區，數十年來，無日無之，過去這樣，現在仍然這樣，敢信將來也是這樣。為甚麼？一言以蔽之：「求生也」。「無罪而殺士，則大夫可以去，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。」這種事實，全世界報章均有騰載，不容否認，也不容隱瞞，但為甚麼不尋根追源，予以杜絕，而任由這樣長此下去呢？如果有人問我有甚麼杜絕之方？我就很爽快坦白的答：「行仁政則可！」

民族浩劫

讀歷史知道我國漢、唐盛世，國家元首東征西討、南攻北伐、宣威海外、馳譽列邦，一方面是恩威並施，一方面是惠利互重；由是遐邇一體，率賓歸主，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。稱我中華為上國、為聖朝、為大唐、為大漢、數千年而未衰。近年來，從報章知道大陸政府分別派遣要員出國訪問，揚言以求和平共處，互惠互利，意至美善，想亦必為中國同胞所欣慰而朝夕虔誠祝禱的。但有一事，令同胞所疑惑而憂慮的：大陸政府的當權者，對盎格魯撒克遜民族、大和民族、日耳曼民族、條頓民族的國家，都作出和平共處的承諾；卻每每提及「未排除用武力對付台灣」的可能性。為甚麼對異族如許大方，揭槩和平，偏偏對同是中華民族的台灣中華民國同胞就那麼不和平呢？到那時，中華民國上下也不會拱手相讓的，那麼又是一次浩劫，難道是兩岸骨肉之親的命運使然嗎？

仁者無敵

走筆至此，我想起以色列王大衛。他是一位愛民如子施仁政的王，少年作牧童的時候，得天上神的恩助，戰勝人意擁立的王掃羅，神早已差遣先知撒母耳膏立他接替掃羅作

以色列的王。統治國家數十年，為國民敬仰順服，直至現在，以色列人提起大衛王，就肅然起敬。他治國方法，就是和平。我們來看看他一篇詩作：

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！這好比那貴重的油，澆在亞倫的頭上，流到鬚鬚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門的甘露，降在錫安山，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遠的生命」（詩一三三）。

大衛這詩是說和睦可以得到神的大大賜福，得到聖靈的澆灌，和永遠的生命。這詩列入聖經中，當然是指屬靈的福氣而言。但也可看到有神與無神國家大大的分別。共產主義國家是無神的，縱使明文訂定有宗教自由，卻只是有限制的自由，或其對自由真義解釋不同，和有神的國家截然不同的。

為著我們十億以上同胞骨肉之親，身為基督徒的，還不做醒和懇切的禱告，尚待何時？「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，好像隴溝的水，隨意流轉」（箴廿一 1）。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王的箴言，敢信是真實的。因為若不是上頭來的，就沒有一人能有權柄，誠心仰望我們所信和所事奉的神罷！